

名家讲堂

理解或是懂得比写作更重要



赵少琳，著名诗人、资深编辑。1983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，迄今已在《飞天》《莽原》《萌芽》《诗刊》《啄木鸟》及港、台报刊发表诗1000余首(篇)。有诗入选《中国当代诗人传略》《世界华人现代诗提纲》《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》《二十世纪著名华语青年实力诗人代表作选》《中国先锋诗人作品选》等100多个诗歌选本，其诗获国内民间、报刊和政府的50多个诗奖；著有诗集《在力的前沿》《弧线》《红棉布》《纯棉的琴键》和散文随笔集《蜂鸟的段落》等。

□赵少琳

关于语言

语言养活着诗人，作家亦然。诗人与语言的较量，就像语言给诗人设置的一处处栅栏，诗人若要把这栅栏拆除掉，他需要从高处和更远处赶来，用他的头脑和笔同时用力，才能将那栅栏推倒，以衔接我们的思考。其实推开栅栏，栅栏仅仅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丝缝隙，并没有向我们深度地敞开，这让我们有些焦虑和畏惧。为此，它在考验着一个诗人的存在。

语言太遥远，眼前的语言都是带有公益性质的，抑或是来自于平滑的水面，以及花蕊之上。它们并不寒凉，似乎每一个词语还带着花边，这让那些执着的人感到惊悚。

语言太遥远，就像一个泥泞而衣衫褴褛之人够着星辰，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梯子之上摇摇荡荡，身体被悬空，接住他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
在语言中拉练，在时间里淬火，忘记身份、饥饿与夜的席卷，为找到一个词与思考形成的榫卯，你脚底磨出的血，应该是你孤寂中的一次次落款。那些在语言面前垂下手臂的人，他们的前额肯定是苍白和发冷的。

作品赏析·散文

□郭永华

早市上，见到一位卖菜的田翁蹲在摊前，粗糙的手指熟练地整理着沾露的青菜。他的背影平凡得几乎要融入晨光里，可当他抬头与熟客唠家常时，眼角皱纹里藏着的，却是深厚的情谊、憨厚的温度。泥土里生长出的，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这样鲜活的生命——是稻穗、是炊烟，是千万双手托起的黎明。

有一个最朴素的真理：江山不是地图上的板块和线条，而是由人民编织而成。就像艾青写过的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，人民与土地的关系，从来都是血脉相连的。

我来到长城脚下，抚摸那些被风雨侵蚀的砖石，总能遇见像田翁一样的人——他们或许只是附近的村民，在城墙根下晒太阳、卖水，或是带着孙辈来认一认祖先留下的痕迹。一位放羊的老汉曾说：“这墙啊，我们祖祖辈辈都看着它。”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人想起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的那些无名英雄。他们没有留下姓名，却是历史的真正书写者。

若说长城是凝固的战争史诗，柏坡岭便是回响在滹沱河畔的红色长歌。在平山的苍翠山麓，我曾遇见李家庄村一位守护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的老党员，他胸前的勋章里沉淀着整座山的烽火记忆。从他祖父为民主人士推磨供粮，到父亲参与旧址复建，再到他讲解抗战故事，三代人接力守护着这片红色热土。展柜中斑驳的石磨盘已转动了三个时代，油灯下的《五一口号》手稿仍传递着初心的温度。这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的箴言：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

关于想象

不会想象是诗歌的敌人，它让一首诗发育不良，让一首诗找不到良好的着陆点。空旷、干涩，血气不足，面色焦黄，像一个丢失了钱袋的人，显出一脸的沮丧。

会想象，合理的，那是诗歌在上演你的天赋，我们需要透支我们的身心，任何廉价的书写，都会让我们的天赋失血。救赎的意义是我们在崎岖和陡峭中连本带利的补偿，低空飞行，以骨气接近着自己天赋中的土壤。

坚持是一种策略，丧失是又一种选择，初生的鸟叫并不喜悦，而等它一旦跃起，那声音又有几个人想去模仿。

是的，天赋不会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掌心，它一半来自于头脑中的矿产，而另一半来自于心血的补给。二者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一撇，都将构成一种写作上的尴尬。

当前有人追捧一些天才的诗人，在我看来那些天才的诗人只是一些有天赋的诗人，你想，天才的诗人的诗被后人超越了，天才诗人还叫天才吗，这值得怀疑，请不要怀疑我的吝嗷。我们想成为一名天才诗人，那只是一个目标，只要我们还有诗歌的意念和信仰。

关于生活

诗人的生活并不规则，他们的生活有时就像一只打碎的花瓶，那花瓶原本是有积极意义的，是完整地呈现了一种生活的图景，没有人怀疑一只花瓶想告诉我们什么。

可是在花瓶之外，却往往又会把诗人的生活一次次冻结。诗人的顿悟和高于理想的甜蜜，常常让他们在现实里触礁，这不是现实的滑头，也不是现实的死硬，而是诗人带着虔诚，想来解读风雨中的身心。他们苦苦地挣扎，他们知道找到一个词，或是找到一首诗，就是为生活弥补起一处漏洞，从而让春天长一些，再长一些。

无须怜悯，也无须祈求。诗人的前胸和诗人的后背，天生就是飘着一场场雪的，这一场场的雪亦是试卷，在这张试卷上没有把手，没有火柴，没有藤蔓能越过它们。这仿佛是一个死结，这不奇怪。然而，一场场雪却覆盖和掏不空一个诗人的心胸。低沉、苦闷、失意和曲折，那就是上天赐予诗人的一种补偿。由此，才让你的诗歌纯粹起来而有了身份。

血脉里的山河

去。”革命家庭对信仰的坚守，对使命的传承，正是红色基因最鲜活的载体。这些在岁月中擦亮“统战故里”牌匾的平凡守护者，正是新时代闪亮的坐标。

更动人的风景，藏在日常的细节里。清晨的教室里，老师批改作业到深夜的灯光；社区里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饭的身影；田野间，农人弯腰插秧的脊背……这些平凡的场景，构成了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图谱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，在当代人民的生活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

血脉里的山河，是由无数具体的人生编织而成。从大禹治水的公而忘私，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为民请命；从焦裕禄治理兰考的风沙盐碱，到黄文秀扶贫路上的青春足迹，人民始终是历史的创造者。

这江山，因人民而永恒；这人民，因江山而伟大。

这篇文章以“血脉”为经纬，编织出一幅山河与人民共生的壮阔图景。从早市田翁眼角的暖意，到长城砖缝间飘荡的祖辈低语；从柏坡岭上三代守护石磨盘转动的信仰年轮，到教室灯光与稻田背影交织的日常史诗——作者将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”这一宏大命题，具象为无数带着体温的生命细节。尤其动容的是斑驳展柜中那盘“转动三个时代”的石磨，它既是《娘的蒸菜》里粗陶盆的红色回响，更是山河血脉在岁月中搏动的证物。当作者抚摸长城砖石如触摸父老掌纹，当油灯下的《五一口号》手稿与清晨批改作业的灯光叠印，我们看见：永恒江山，正在千万双托起黎明的手中呼吸。

(点评 高英英)

作品赏析·诗歌

挖井人

□董剑鹏

不同的地域里有不同的地质
有历史的顽石，更有岁月的淤积
在通往清泉的途中
总有一些阻碍考验耐力
挖井人千方百计，设法找出
躲在生活角落里那些困境的破绽
掏出心灵隧道里往事的砂土
——一个甘甜清爽的日子从另一头走来

我们说汗水命短
其实长寿在一首诗里
那些挖井人，带了走泥沙
留下源源不断的井水，为人间抒情

这首诗以“挖井”为劳动隐喻，掘开生存的深层哲思。“地质顽石”与“岁月淤积”构成双重困境，而“心灵隧道里往事的砂土”巧妙将地质层转化为心理层，揭示精神清淤与生命掘进的同构性。当“甘甜清爽的日子从另一头走来”，劳动的汗水被赋予时间穿透力。结尾的转折尤为精警：“汗水命短”与“长寿在诗里”的辩证，将物质劳动升华为永恒的精神井泉。那些被带走的泥沙是苦难的具象，留下的井水则成为人间永恒的抒情源泉——劳动者为世界供奉诗意清流。

(点评 杨千雪)

我追着收割机在麦田奔跑

□毕迂堂

乡村五月，麦子熟了
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
大地阵痛，田野阵痛，麦穗阵痛
轰鸣声里忍不住就喊了几声
我追着收割机在麦田奔跑

手持镰刀，烟尘笼罩着梦的麦浪
我将熟透了的生命
投放在丰收的航道上
滚滚车轮，碾碎晨昏
惨白的月亮在一边观望
收割机在疯狂地奔驰

我追着收割机在麦田奔跑
圆滚滚的小生命脱离母体
一株株麦子转瞬即逝
万千个母亲魂飞魄散
哗啦啦的麦粒饱满了一条条口袋
一个家庭的好梦是整个夏天的重量

追着收割机在麦田奔跑
一个个身影和我一样
满面灰尘，满身灰尘
好像从岁月里跑出来
五百年前的出土文物
在妇女和孩子的欢笑里
迎来浸透麦香的南风吹过黎明，曙光普照

这首诗以奔跑的动势贯穿麦收现场，构建出农业文明的献祭仪式。“麦熟如分娩”开篇即将收获定义为母性阵痛，而“追收割机”的荒诞姿态，成为传统农人与机械文明撕扯的悲怆缩影。诗中“熟透的生命”与“魂飞魄散的麦母”形成双重受难——镰刀烟尘里的身影既是收割者，也是被时代车轮碾过的文明遗骸。最刺痛处在于丰收的悖论：“饱满的口袋”由“惨白月亮冷眼”见证，“岁月里跑出的文物”却在麦香曙光中重生。那些满面灰尘的身影，最终成为大地分娩出的最新伤口，也是最为古老的纪念碑。

(点评 孟文祎)